



【记忆】

麦收与粽子

□周国利

中原田地里长大的我，心里对端午节的印象不仅仅是屈原、粽子、龙舟，还与麦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。

遍布的竹林，四十年前是我们家乡的一景，以毛竹和斑竹为主。许多村落就隐藏在一片片茂密的竹林里，家家户户使用的桌椅、板凳、床、柜都是竹制的，许多农户就是靠经营竹子而生存。

竹笋在二三月份时亭亭玉立。孩子们天天到竹林里采集脱落下的笋叶，抬头看一下翠绿挺拔的新竹，顶部已经生成一把蓬松的绿伞，中下部的笋叶则发黄、卷曲，握住竹竿轻轻一摇，这些一尺长的棕黄色笋叶便纷纷扬扬地脱落下来。笋叶捡回来，要放在大锅里好好煮一下，变成黄褐色，非常柔韧结实。

粽子在麦收时节是农家最方便、实惠的食物。白天洗净、泡好的糯米、大枣、花生，连同再一次蒸煮的笋叶都准备好，晚上大家围坐在院子中间的竹桌旁，一家人边说笑边包粽子。两片笋叶交叉对折成一个小兜，抓一把洁白的糯米放里边，两头塞进鲜红的大枣和花生、糖块，笋叶折过来一裹，用细绳绑扎好。锅台上的大铁锅里烧好开水，粽子丢进去，

一会儿工夫，院子里、竹林中就飘散出糯米和竹叶的阵阵清香。粽子煮熟后要盛在一个水桶里，然后吊进自家的井底，用清凉的井水“冰”一晚上。

第二天，粽子捞出来，拿在手里，那么冰凉舒服。解开细绳，打开粽叶，晶莹黏糯的米里藏着深红色的大枣，讲究点的再蘸一下桂花酱，咬一口在嘴里，米的软糯、竹的清香、枣的甜润、桂花的浓香融合在一起，令人从口到心都感觉到一股凉爽、舒心、通畅。

煮熟的粽子就盛在家里大的水桶里，随吃随捞。大人孩子收麦回来，一身大汗，满心疲惫，进屋先捞两个粽子，吃进肚里，消暑顶饥，清凉解渴，香甜解馋。基本上，整个麦收期间，粽子都伴随着我们，可谓最便利、最可口的食品。

“麦熟一晌”，五月成熟的麦穗在烈日的暴晒下，一晌午就会变得焦黄，必须分秒必争地抢割、抢收。我们农场的大型收割机按顺序排成行，依次围着麦田由外到里进行收割、吞进、碾轧、吐籽、倒出麦秸，广阔的麦田弥漫着浓郁的麦香与草香。

从六七岁开始，我们这些孩子就加入了麦收的大军。挎个竹篮，拿把剪刀，一大群孩子到收割完的麦田里拾麦穗，一天定量为20斤，完成任务有奖励。再大一

点，拖着锄头，带把镰刀，到麦田里填河沟（地里灌溉用的小沟，填平后才不至于导致收割机颠簸、丢撒麦粒），把地角的麦子收割干净。初中时，跟着解放牌大卡车，在麦田、晒麦场之间来回奔跑，收割机卸麦子时，帮着推平车厢里的麦堆、堵塞缝隙。高中的大孩子要协助大人夜间看护麦田、麦场、仓库，女孩子负责收集孩子们捡到的麦穗，装入大麻袋，用大杆秤称重，装车运回，或者给麦田里的父母兄弟姐妹们送水送饭。

漫长的麦收季节，除了劳累与炎热，也充满了田地里长大的孩子们才能体会到的乐趣。当收割机收割到麦田中心时，集中在里面的野兔、野鸡会炸窝般四散奔逃，一大群孩子也发疯一样大喊大叫、追捕猎物。守护麦子的夜间，饥饿难耐，几个孩子在麦田的机井泵房里点起一小堆篝火，烧烤几把刚刚发黄的麦穗，咀嚼焦香清甜的麦粒当野餐，佐菜是白天捕捉到的麻雀、野鸽、斑鸠，用泥巴一裹，丢火堆里熏烤，体会一把“叫花鸡”的香甜。

就这样，每到端午就想到麦收，每到麦收就想起端午。吃到面食，就想起麦子收获的艰辛；品尝到粽子，就想起家乡笋叶粽子的香甜。收麦与端午，成为一段无法割舍的记忆。

【浮生】

母亲的“五月撵五”

□徐龙宽

梁山一带的端午，没有龙舟比赛，没有歌舞欢庆，此地不生长竹子，不种植水稻，所以说龙舟比赛、包粽子不存在于我的端午记忆里。

端午前几日，家家户户便忙着采艾草。艾草这东西，房前屋后、沟边路旁，到处都有。叶子背面泛着银白，掐断了，便有一股子辛辣的香气窜出来，直冲脑门。老人说这香气能驱邪，我不大信，但闻着确实提神醒脑。妇女们采了艾草，扎成小把，挂在门楣上，说是可以避五毒。

煮艾草鸡蛋是极简单的事。取新鲜艾草一把，洗净，与鸡蛋同煮。水开了，那艾草的青气便生出一种特别的味道来。煮好的鸡蛋壳上染了淡淡的绿色，剥开来，蛋白也微微泛青，咬一口，竟有几分草木的青气。故乡的鸡多是散养，啄虫吃草，下的鸡蛋煮熟了，蛋黄边上常有一圈青灰色的晕，老辈人说这是“铁蛋”，最补人。

我们家每年都会养七八只母鸡。每每听到“咯咯哒”的鸡叫，母亲便去鸡窝摸蛋。鸡蛋握在手里，温温的。母亲煮艾草鸡

蛋，总要数着人头来，每人两个，多出来的便归干活最多的人。我那时贪嘴，常抢着去地里送水、送饭、搬运农具，为的就是多得一个鸡蛋。

此时的故乡，麦子一片金黄，风一吹，便掀起层层波浪。麦子黄了不等人，得抢着割。所以午饭也是在田间地头吃。晌午时分，妇女们提着篮子送饭到地里。篮子里除了馒头、咸菜、鲜蒜，总少不了几个艾草鸡蛋。干活的男人们蹲在地头，剥了鸡蛋，就着大蒜吃。蛋黄沙沙的，蛋白带着艾草香，就着新蒜的辛辣，竟能吃出几分豪气来。

谈及端午节时，母亲总是说“五月撵五”，她口中的“撵”字，是紧跟着的意思，日子一天紧挨着一天，好像赛跑一样绵密又紧张，昨天麦子刚吐芒，今天就变成一地金黄，也许后天，麦子就要收获一空，幼嫩的玉米苗便会布满地面。母亲不知道屈原的故事，她只知道，日子就像拉车爬坡，松一松劲儿，车子就会往下滑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此时的乡村，几乎所有人都整日在田间忙碌。即便农事如此繁重，母亲仍会早从田间返家，先是

炸上一锅金黄酥脆的丸子，让家人在辛劳后能吃上热乎乎的美味；更要紧的是煮上一大锅带着艾草清香的鸡蛋，挨家挨户给亲戚、邻居送去。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，接母亲去住，她象征性地住一天就回去了，说城里的鸡蛋没味道，不如自家老母鸡下的香。

劳累一天回到家，父亲坐在院子里，剥一个冷了的艾草鸡蛋，细细嚼着，鸡蛋的香味混着艾草的青气，仿佛能把一身的疲惫都驱散了。我和二哥则喜欢把鸡蛋在额头上滚几下，据说这样做了不长痱子。

前几天我去超市里转，看到有口锅里煮着艾草鸡蛋在卖，价格不菲。我买来尝尝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想来是那鸡蛋没有母鸡的体温，艾草也没有梁山野地里的那股子冲劲吧。

陆游有诗云：“粽包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。”写的是端午风物。梁山的端午没有危冠可著，却有艾草鸡蛋可吃。这吃食平常可见，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记忆。麦浪翻滚时，艾草飘香处，便是梁山人的端午了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世相】

你 猜

□星袁蒙沂

想买一棵“恨天高”茶花。“恨天高”是云南茶花中的花魁，公认不好养，扦插繁殖也比较困难。不过，“恨天高”的花朵漂亮，叶片也挺耐看。

我养茶花多年，手头尚无“恨天高”，想弥补遗憾，买一棵试试。从某平台搜索，找到一个销量大的卖家，果断下单购买。等了几天，提示已到，我驱车把快递取回。因是花苗，路上耽搁时间越短越好。打开包装，发现花苗有点蔫，有少数几个叶片因挤压皱褶变形。这都是次要的，第一眼的感觉是品种不对版。又仔细看了看，感觉还是不对版。我拍照发给卖家，“咋感觉这叶片不像‘恨天高’啊，对版吗？”

“对版的，亲。”

“确认对版吗？”

“确定的，亲。”

我把家中养的“西楚霸王”拍照发给卖家。“西楚霸王”属云杂品种，而“恨天高”是正宗云茶，枝叶有类似之处，“看我之前这棵。”

对方明显睁着眼说瞎话，“亲，它们看起来是一样的哦。”

“叶片不一样。”发消息后，我顺手又拍了几张家中茶花的照片过去，想示意对方我不好糊弄，并非不懂茶花，“我家有很多品种，但感觉这款叶片不是‘恨天高’！”

“是‘恨天高’的，亲。我把你开花对版，如果开花不对版，你来找我，我给你退。”

若按他说的，等开花验证对错，最早也得等到一年后甚至两三年后，到时若不对版，恐怕一切承诺兑现与否都是未知数。

“放心哦，亲，都包您开花的哈！”见我还是犹豫，对方再发来一条消息，“亲，您放心哈！”

我把叶片的特写照发过去，“这叶片确实不像‘恨天高’。”

“亲，要是实在不相信呢，你给我退回来吧，我给你退款，亲。”他还强调“退货包运费”。

我又发消息过去，“颜色和叶脉都不像。”然后是靠接茶花的照片，“靠接到树上了，如果不是，到时候加倍索赔，耽误工夫！”

“好的，亲。”对方回。

实在不放心，我给经常聊天的一个卖茶花的主播发去照片咨询，获知“不对版”。不得已，我只能发起申诉。

我找到卖家，把之前的聊天截图发过去，对方回了“好的，亲”。

“你们宣传图片上这‘恨天高’叶片与收到的苗子叶片确实很不一样！”

“因为那个是开花的时候，它的叶片舒展开来了，所以说看着比较嫩一点。”对方见我提交售后申请，发来几条消息，“亲，你要是不信，麻烦你退货退款。”“亲亲，非常抱歉给您带来麻烦，给您申请一点红包补偿可以吗？或者给您退一部分钱，我们今后一定尽量减少这

样的问题。”

我看着这样的回复就来气，马上发了条消息过去，“可以一分不退，但我需要对版的花苗，哪怕小一点的。我买花苗就是嫁接用的，主要是嫁接到茶花树上。不对版，我不就是白忙活一场吗？浪费时间、精力和花树（茶花是被我截断枝头嫁接的）！最好是补发一棵对版花苗过来！做生意诚信第一，对吧？”接着把新买的茶花苗靠接上树的照片发给他，“茶花两米高，树梢截断嫁接，嫁接完发现不对版！没嫁接前，你若跟我说发错了、不对版，我就不会靠接，至少不会伤到茶花树啊！”

对方无法狡辩，发消息过来，“亲，非常抱歉，这边帮您申请补偿全额可以吗？”之后平台介入，全额退款成功。

我担心的是，卖家并不是因疏忽发错花苗，根本就是在“挂羊头卖狗肉”。继续追问：“有没有对版的花苗？如有对版花苗还是补发花苗吧，我需要的是对版花苗，不是退款。”

“钱已退了。”

“退了就退了吧，但能否告诉我发过来的到底是啥品种茶花？如果没有靠接价值，我就取下来。目前，十八学士、白五、五色赤丹、大五宝、克瑞墨、西楚霸王、红露珍、红赤丹、乔伊、香妃我都有，就想靠接‘恨天高’，发来的到底是啥品种？”我再次把花苗照片发过去。

对方回复：“在你说的品种里。”

我继续问：“到底是啥品种？叶片不像我已有的品种啊！”对方居然说：“您可以自己对比一下，应该可以找出来的呢。”

“不是红赤丹，也不是五色赤丹，到底啥品种？”

“我感觉是有靠接价值的，亲。”

“到底啥品种？”

“应该是克瑞墨吧。”

若是克瑞墨，根本不需要靠接，一是我家有原生克瑞墨，不需要靠接；二是克瑞墨普通嫁接就容易成活，根本不需要靠接那么麻烦的操作。我说：“看来你是知道品种不对的，为什么一开始不承认？发棵正版的‘恨天高’过来，我把钱再退给你。”

对方慢吞吞回复了一条消息：“我也是问了人家，人家告诉我的，我一直以为是‘恨天高’的。”

“你只是客服，不是老板？”

“亲，已经给你退款了哟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有‘恨天高’吗？”

“对版的！”

我发出最后两条消息后，等了两天，再无回复。

网购花，不光是茶花，还有其余植物，一定要见花见果时买，否则，不对版的概率就可能大增，有时是无心的“大增”，有时是刻意的“大增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）